

《偶爾兩次，有時三次》

(1)

說是臨行歡送會，隔日搭上飛往日本航班的，卻只有徐伊景一個人。

金作家早先一步回去整合在日本的資源。走之前自信滿滿地表示會在現有基礎上，更新日韓金融的內部軟體——大概是類似於建構S Finance 系統2.0的那種概念；談及專業的金作家語速太快，身為非專業人員的李世真至今仍與當時一樣，一頭霧水。

趙理事則被吩咐留下來處理在韓資產，當初為了成為城北洞幕後之手、甚至搭上青瓦臺而專為獻金設立的旗下公司，在徹底清掃乾淨之後，或將成為掩埋在眾多同行之中的中小企業之一；至於S Finance 所屬的不動產，早在徐伊景決定回日本接手日韓金融的一切後，已經找到了有意買家並洽談成功，只差臨門一腳轉移所有權。

除此之外，縱使城北洞的那位已經成為過去式，殘留的地下勢力或多或少還是會成為阻礙，於是，本應貼身保護徐伊景安全的卓被特地留下來協助趙理事進行清算。

所以，預定的單程機票上，僅寫著屬於徐伊景的名字。

對此，李世真曾經表示過自己的擔心——儘管她也不清楚自己究竟在擔心什麼——所有的叨念卻在徐伊景平靜無波的眼神以及聽到那句『我擔心代表』後的挑眉下，灰飛煙滅。

她是知道徐伊景的堅強與固執。

本人非但與Omega刻板的軟弱印象迥然相異，或可說是厭惡被貼上Omega標籤的徐伊景，自然會對於自己這種無由的擔憂感到不置可否，甚至牴觸；但這也是沒辦法的啊，誰讓李世真就是喜歡她徐伊景。

因為喜歡，所以忍不住擔心，甚至會胡思亂想。

這大概分離焦慮症的一種吧。

眼角餘光在漫天繽紛的彩花下掃過了女人凜冽的身影，然後在對方發覺自己之前，迅速拉回視線。本來李世真還在憂心少了金作家的歡送會，是否會顯得格外慘澹，前半場的確如此——在她與卓的極力熱場中，嚴肅的趙理事與淡漠的徐代表完美地擔任了冷場專用腳色——好在中場時間，她接獲了來自孫瑪麗的救援來電。

電話那頭的孫瑪麗顯然已經喝High，在李世真支支吾吾的推託下，非但沒有任何妥協，反而進行了事實上毫無用處地威逼利誘，直到李世真終於鬆口說出自己的所在地，才mua一聲用力親吻了話筒，順便發表了『我絕對不會讓世真失望』、『會帶著Party好物前來』的宣言，然後在得到李世真的不情不願的應許後，才心甘情願地掛上電話。

最後就變成了這樣。

提著燒酒、啤酒、可樂與各式派對拉炮前來的孫瑪麗，硬生生將文藝的S Finance 歡送酒會，進化成了Pub版的孫瑪麗個人秀；唯一值得慶幸的，大概就是徐伊景偽Alpha的氣勢太強，讓身為Beta的孫瑪麗在警覺的本能下沒做出任何如同糾纏卓一樣的不良舉動，李世真心虛地看著早就喝茫的孫瑪麗各塞了一杯韓國式深水炸彈到趙理事與卓

手上，然後一口一個「大叔啊」、「小哥哥」、「酒就是要愉快地喝啊」，她想自己或許還是低估了孫瑪麗人來瘋的個性。

於是李世真反而成了最放不開的那個。

先是困擾徐伊景是否會因為自己的故作主張感到不悅，又是見到對方沈默著取下髮上飄然而至的彩花時感到無端緊張，再見到徐伊景於孫瑪麗輪番騷擾著場上兩位男士時，放下見底的紅酒杯，一言不發地離開會場，內心更沈甸甸地像是被孫瑪麗丟入啤酒中的小杯燒酒，噗通一聲，直墜底部。

她想自己或許應該說些甚麼，畢竟自作主張如果招來了徐伊景的不悅，讓她對於韓國的最後印象只剩下一個鬧騰的Beta孫瑪麗，李世真覺得自己簡直是要變成了千古罪人——將杯中的殘酒一飲而盡，她幾乎是尋著徐伊景的腳步離去。

「世真呀，等等！」

沒想到正在跟卓勾肩搭背，不知在瞎扯甚麼糊塗話的孫瑪麗，此時卻格外敏銳地攔住李世真，還隨手塞了個小東西進對方褲子口袋，然後用力拍打著好友的後背，大喊著：「Fight！李世真！」

這一切都讓李世真毫無頭緒，但憂慮徐伊景的心情終究是佔了上風；她甚至沒想過要拉住像一陣旋風般捲回趙理事與卓之間歡騰的某位Beta問個清楚，就連孫瑪麗究竟送給自己什麼也沒有心思追究。

(2)

十來階的階梯，不足二十步的長廊。

追上徐伊景的過程不難，上樓之後的躊躇，也因未被拒於門外變得不存在。

李世真緩緩鬆了口氣，順手將徐伊景進入辦公室時沒有關上的門，小心翼翼地帶上。

「代表...」

目光在夜晚的落地窗前交會，李世真極力控制著情緒，在瀰漫空氣的濃烈玫瑰薰香中向前一步，確定徐伊景沒有任何排斥後，又往前了幾步，勘勘一個擡手間、同時也是徐伊景所能忍受的安全距離警戒線上停了下來——不過，這些刻意的冷靜，仍舊無法有效控制住年輕Alpha溢散的信息素。

若有似無的依蘭花香，在封閉空間內揮散，雖然不至於掩蓋住徐伊景為了掩飾Omega身分而噴灑在身上的人造氣息，對於嗅覺敏銳的李世真來說也足夠尷尬；她幾乎毫無遲疑的選擇後退，卻在下一秒被先一步轉過身的徐伊景拉住。

李世真的腦中一片空白。

輕觸唇角的柔軟，沁入鼻間的酒香，在她意識到『親吻』這件事之前，便已離開。

李世真的呆愣讓徐伊景忍不住懷疑對方根本未聽進自己的聲音，只是制約式地回應。

扣住對方一只手腕的右手，感受到的不只是體溫，還有分不清楚是源自於誰的怦然脈動。

不同於公事上的遊刃有餘，緊張與心慌對徐伊景而言是如此陌生。李世真的唇邊還殘留著她在熟悉不過的顏色，她抿起色彩不再均勻的唇，頭一次由衷感受到衝動的懊惱。

「世真啊...」

來不及說完的話尾，在年輕人的衝動下，被咬碎在唇齒之間、再粗魯地吞下。掠奪的力度與舌尖的柔軟完全相反，徐伊景感覺自己如同困獸，被困在冰涼的窗邊與李世真炙熱的懷抱中，濃烈地依蘭香氣與雪松的凜冽在身後交織。慾望將李世真註視著自己的目光打磨得閃閃發亮，連帶著映射在她眼中、徐伊景的身影，絢爛奪目。

距離太近，失去理智的親吻亂無章法。灼熱地呼吸蓋住耳邊，血液奔流地轟鳴。年輕Alpha的擁抱很重，過於熱烈地交纏讓生理性的淚水濡濕徐伊景的眼眶，扣在窗台邊緣的十指用力到麻木，與此同時，李世真在腰間摩娑的掌心，更是讓她抑不住顫慄。

整齊的襯衫在李世真的魯莽對待下，變得一蹋糊塗。同時，溫熱的指尖在阻礙移除後，理所當然地貼上那片早就欲圖一探究竟的光潔。徐伊景抵著窗台的後背被壓制地隱隱作痛；但更加難受地是下腹處點燃幾乎要燒盡理智的燎原之火。她在呻吟，身體在用自己陌生不過的音調，告訴眼前之人，屬於本能的慾望。

「代表...伊景...」

膨脹的慾望被理智構築的牢籠圈住，一次又一次的碰撞，激起的焦躁幾乎要讓李世真難耐地喘著粗氣，她時輕時重嚙咬著徐伊景的頸側，冰冷清甜的Omega信息素越發濃烈，一切都讓人難受地幾乎要哭出來，就連含糊不清地低喃，也顯得格外可憐。

然後她聽見了熟悉地嘆息。

徐伊景向來有著李世真羨慕不來地果斷；無論是在商業、或是情事上，皆是如此。

(3)

李世真恍似被開啟了開關。

她笨拙地用唇舌蹂躪著眼前能觸及地一切，徐伊景的胸衣早在不知道第幾次熱吻之中被解開，掛在摟著李世真脖子的白皙手臂上搖搖欲墜；拘謹的窄裙在行進間被當作路程上的絆腳石蛻到一旁；她們親吻著，幾次踉蹌與唇齒交纏間激起的輕微疼痛，顯然不足以讓陷入狂熱之中的年輕Alpha記起正常的行走方式，她就維持著這般笨拙的步調，扯著徐伊景跌跌撞撞抵達目的地。

就著起居室的床沿倒下，最高級的絨被也比不上成熟Omega身軀的溫軟，被李世真拉扯著一併倒下的徐伊景跪坐在她身上，曾經需要小心翼翼維持的距離不復存在，只需稍仰首，就能輕易吻上在心中描摹了無數遍的輪廓，眉間、鼻尖、唇角，最後在凸起的鎖骨上留下輕淺得看不出模樣的齒痕。

徐伊景耳尖泛紅的模樣，壓抑在喉間的喘息，令向來捉摸不定的形象，一瞬間變得清晰起來，李世真的心臟被幾乎潰堤的喜悅充滿，驅使她即便顫抖著手，仍想將所有

阻隔兩人的累墜——褪下——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在她察覺到徐伊景同樣在拉扯著自己的衣袖之前。

總有一個人必須妥協。

李世真吮吻著女人的上唇，一邊解開身上衣扣，相貼的肌膚確實使人滿足，僅止於此。這場較勁之中，處於弱勢顯然不會是那位屈居於Omega身下的年輕Alpha。帶著薄繭的指尖在徐伊景赤裸地胸前摸索、揉捏，帶起的熱度沖刷全身，讓她幾乎渾身無力，只能抵起被吻得紅腫的嘴唇，倚靠著撐在李世真肩膀的雙手，維持最後地尊嚴與風度；同時，卻又覺得這樣主動的姿態太過羞恥，讓在情事態度上保守的女人，忍不住在幾口深呼吸後，推開還想湊上前繼續親吻自己的李世真。

「躺...躺下...」她說，試著維持的若無其事被軟糯所切割。

這當然不是多麼難以完成地要求，更何況李世真本來就不具備刻意刁難徐伊景的惡劣習性。俯仰之間並滿足了請求，甚至得到如願以償地又一個親吻。徐伊景總是將棍棒與糖的界線掌握得很好，李世真迷迷糊糊地想著，儘管剛才短暫地分離甚至稱不上一種拒絕。

女人的長髮在被單上散開，白皙的身軀在床頭夜燈的映照下，折射出溫暖了色澤。

比起單純依靠視覺，粗糙舌苔滑過肌膚時地感受更加多元。李世真舔吻著徐伊景溫軟的乳峰，只手蜿蜒向下撫摸著柔韌的小腹，然後在徐伊景腿間尋到了濕意。

隔著薄薄的底褲與絲襪，那份潮濕仍清晰地絞上李世真的手指。

她忍不住觸碰，聽見了女人壓抑地呻吟，擡眼便看見徐伊景閉眼咬唇的隱忍模樣——像是火藥。李世真覺得自己引以為傲地自制力即將一瞬間宣布告罄。

迫不及待扯開絲襪的撕裂聲，微弱得不足以成為當頭棒喝，會不會在事後被徐伊景責備也全然不再考量範圍；遊離於溫熱之外的指尖，撩開了入口的唇肉，在徐伊景短促地驚喘中，深入其中。

誠然，根據統計，女性Alpha的性器尺寸較之男性Alpha而言，對於Omega的傷害性較低，而能夠承受Alpha粗暴的Omega，體質上更沒有李世真想像中嬌弱；但數字化的計算並不代表被進入不會疼痛。

縱使猜測徐伊景不是不能忍受疼痛，或者說是即使討厭、也不願示弱的類型，但抱著絕對不能傷害到對方的想法，李世真笨拙而認真地勾勒著徐伊景體內的所有輪廓，在女人濕潤深處遊曳的手指時快時慢，其外則用拇指指腹循著同樣地頻率揉按。

外表冷漠的徐伊景不是冰山。

她是流水，是溫泉。在高山雪松的凜然下，包裹著李世真手指的溫暖，足以將她融化。

「嗯...」

皺著眉頭，徐伊景哼出的低喘越發甜膩，空氣中飄散的信息素黏稠得幾乎麻痺了李世真的嗅覺，連帶著抵住她肩頭的手扣得更緊，這都讓囚困於年輕Alpha腹部下方的情慾越發激動。

灼燒的熱潮是燎原之火，將理性一點一點侵蝕焚燬；李世真是她的浮木，隨著起伏，徐伊景感覺靈魂在抽離的過程中，被勾得支離破碎。

無論身體還是聲音都變得不像是自己，徐伊景無助地抓住Alpha在身下動作地右手臂，說不上是推拒，向來銳利的目光染上微紅地迷離，彷彿一眨眼，便會有某種脆弱自其中滾落——不過即使落下，想必也會很快就被接吻成癮的李世真用舌尖捲去。

被徐伊景抓著的地方或許很疼，比起真正難過的地方卻不值一提。

如果是一般Alpha早在情潮的影響下，被本能驅使，只懂得把握眼前的Omega，大肆撻伐；然而，比起野獸似地宣洩，她更清楚自己的本心——這本該是一場歡快的情事，她想給對方的東西很多，而夜晚很長，急於一時並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忍耐。

直到掌心感到溫熱的濕濡如同瀰散地信息素傾瀉，李世真抱緊還在餘韻中緊繃了身軀的徐伊景，輕吻了女人微濕的髮鬢。

(4)

將綻裂的絲襪與濕透的底褲丟到一旁。

半裸著上身的年輕Alpha跪坐於徐伊景腿間，細碎的吻落在她精緻的足弓與小腿，逐漸向上，微微地搔癢感讓徐伊景忍不住曲起腳趾，想要躲開，乏力地身體卻贏不了李世真的固執。

直到李世真埋首在她的頸窩，用貼合於腺體邊緣的嘴唇，悶聲說著「代表，我好難受」，被耳邊呼吸弄得緊張不已的徐伊景，終究是在猶豫片刻後擡手揉亂年輕人的短髮。

「世真啊，」她說：「我沒這麼脆弱。」

想要的東西就自己把手放上去，李世真想起徐伊景曾經說過的話；剎那間，她的表情，像是得到心愛糖果一樣的稚子般開心。

蹭著褲腳笨手笨腳地褪下。

在將礙事的長褲踢開前，揉扯塑膠包裝的摩擦聲，引得李世真疑惑地將目光移至自口袋掉出的方形盒上；上面印刷的字體是任誰都想視而不見的敏感，外包裝的圖樣對曾在超商打工過的李世真而言，再熟悉不過。

是Alpha專用地避孕套。

哪裏來的...？

接著，她後知後覺想起了孫瑪麗早前的舉動，並在同一時刻注意到了徐伊景落至盒面的視線——她敢發誓徐伊景一定是看到了。這樣的認知令李世真剎時既心虛又尷尬，不過轉瞬間，徐伊景若無其事移開的眼光，則讓她重新看見了拂曉晨光。

於是，她吻上徐伊景的唇角，帶著欲蓋彌彰的莽撞。

徐伊景沒有拒絕，任由伏在身上的Alpha用舌頭在自己口腔以及身體的敏感帶橫衝直撞、恣意掠取；李世真輕咬著女人的乳尖，再用舌腹抵磨，覆上Omega胸前玩弄女性柔軟的手掌更使徐伊景只能斷斷續續地自鼻間共鳴出極致羞恥的聲音。

下身已經全然濕透，湧現的情潮沿著曲線滑至股溝，黏稠感令徐伊景難受地扭動雙腿想要合攏，卻礙於李世真阻擋其中的緣故，使這樣的舉動更像下意識地調情。

熾熱地嘴唇逐步逼近女人的下腹。李世真揉捏著Omega的膝蓋，試圖讓對方放鬆，但隨著動作來到大腿內側、只差一步便能吻上溫熱處的吐息，卻讓所有安撫變得於事無補。

徐伊景的手指深入她的髮間，弄不清楚這究竟是抗拒抑或催促，經驗缺乏地Alpha只能全憑懵懂地直覺吻上，並將徐伊景難耐弓起的腰身與壓抑的低哼當作讚賞，越發奮力地操弄舌根，往更深處探尋。

舌與手指帶來的快感全然不同，恥辱感亦是。
比起心理上的逃避，徐伊景身體的反應更加誠實。

撐起身，李世真舔去嘴角濕意，溢滿Omega氣味的體液讓她幾乎失去理智。

她半坐著晃首，按在徐伊景兩腿的雙手用力得彷彿要在那對精緻如藝品的腿上留下斑駁的掐痕。Alpha勃起地性器在徐伊景胯處摩擦，幾次不得其法地碰觸，使李世真幾乎燒紅了眼，依蘭依蘭的味道越發濃厚。

「...代表，要進去了喔？」

被情慾磨出稜角的嗓音有些嘶啞，與手指截然迥異的觸感踩著尾音進入。

身體熱得嚇人。
徐伊景感覺自己彷彿被李世真輾碎著撕開，下一秒，又被熨燙著填滿。

關於疼痛的音節差點從喉間溢出，她蹙著眉頭嚥下呻吟，但怎樣也控制不了眸底泛起的激盪波光。

陌生的酥麻感自初經情事的身體深處累積，再三挑戰徐伊景的極限。

與擱淺相似的缺氧感讓她忍不住輕啟唇瓣，嗚咽出聲，積滿淚水的眼睛濕漉漉地，令人聯想到任人宰割的羔羊。

攬在Alpha肩頭地手隨著律動變得軟綿無力，順著節奏滑過李世真曲線明顯地鎖骨、柔美地胸脯，最後停在小腹之上，似乎再往下一點，便將觸碰到兩人身軀交合之處。

備受折磨地不只是徐伊景，被Omega嬌嫩裹覆著的李世真同樣漲熱著發疼。

她無計可施地拉著想要閃躲的女人唇舌糾纏，溫熱地舌尖勾畫出或低或淺地嘆息，挺動地頻率卻沒有因此停下。

直到一聲哀鳴婉轉後，柔軟又潮濕的甬道顫動地收縮，用力絞住李世真的侵入，年輕的Alpha這才輕喘著暫停動作，俯身吻去徐伊景鼻尖與眼角染上的粉色。

(5)

將如綢緞般柔軟的Omega抱在懷裡，隨著李世真動作而變得更深的進入讓徐伊景難過地弓身低哼，她當然沒有忘記李世真的一部分仍留在自己體內；即便是剛才那樣輕微地滑動，Omega敏感的身體特質都能刺激得徐伊景忍不住蜷起腳趾，但早已渾身乏力的她卻以少有的溫順環住李世真的脖子，任由對方安撫幼貓似地撫摸著自己後背，一下又一下。

願意在自己面前袒露脆弱的徐伊景簡直前所未見。

一思及此，李世真就忍不住露出傻氣的竊笑，俄頃後又像是想起甚麼似、懊惱地皺了皺鼻子。

「代表...還難受嗎？」

揉按著徐伊景的腰側，試圖舒緩初次應有的不適，李世真小心翼翼地問道，語氣中卻帶著自己也未曾察覺的期盼。

只不過，微顫的身軀還殘留著哽咽餘溫的徐伊景，並沒有回答這句耳鬢廝磨的詢問。

「伊景？」

未得到答覆的李世真難得遲疑，假使徐伊景覺得不行，即便自己尚未抒發，她也沒打算強硬地求歡——這個人是她的了啊——光是意識到這一點，便已經讓李世真足夠滿足。

未料下一秒，本是沈默的徐伊景竟倏忽咬住了她的側頸，突如其來的刺痛讓李世真手上動作一僵，再然後，徐伊景忽然倒轉的視線中，只剩下對方泛紅的眼眶。

凡是具備一般健康知識的正常人，都該知曉『腺體』不單具有標記的作用，嚴格說來，那是應該被稱為『第二性器』的存在；但彼時的徐伊景根本未曾意識到這點，她不過是茫然間全憑本能，全然沒有註意到張口咬下位置有多尷尬，又多挑釁。

直到李世真幾近駭人的赤裸目光提醒了她。

可惜床第之私，從來不是亡羊補牢的理性可與之計畫的事情。

伏在徐伊景身上的Alpha深吸了口氣，腺體被意外註入雪松冷冽氣息的李世真非但未被泯滅慾望，反而驅使她將埋於女人體內的異物推磨開來，在吞吐的軟肉之間奮力搜刮著所有的平滑與皺褶。

意會過來的徐伊景尚且措手不及，便被半分發狂地Alpha扣住肩，曲線優美的長腿被緊抓著分開——Omega天生的體質特性此刻被發揮得淋漓盡致——她的膝窩架在李世真的肩上，這個姿勢使她們更加契合。

幾次進出之間，難控顫抖的腿腹被李世真作為閒暇時側首嚙咬的玩物；猶未舒緩過來的腰際則在一次次碰撞中拱起，摩擦得下腹痠軟得毫無力氣。

Alpha強烈地信息素拖著她沈潛，李世真究竟湊在自己耳邊含糊地呢喃甚麼，徐伊景早已充耳不聞；她只是感覺自己被一次又一次地剖開，切割成李世真希望反射出的形狀，並在對方眼底看見了自身生澀迎合的模樣——終於，壓抑許久的淚水自眼角滴落，隱忍的啜泣固然惹人憐愛，卻也容易釣起他者蓄意蹂躪的惡意。

「...不要了...」

平時的徐伊景絕對不會說出這般示弱的話語，不如說這根本是她的禁區，她寧可玉石俱毀也不願低頭。

可此刻為情慾支配的頭腦中已沒有可供理性立足之地，她只能順從本能語焉不詳地搖晃著頭，抵著李世真無力地推攘。

「世真...不要了...嗯...」

「請、請在忍耐一下...」

「嗚...」

身下帶出的熱流與汗水一起滲進了床單，描繪成了誰也未曾想像過的旖旎圖案；而此刻，她們也分不出那怕一點餘力去辨別那些圖樣。

伴隨年輕Alpha的最後一次撞擊，高潮在波滔中被掰碎成電流的形狀，沁進徐伊景每一條枝微末節的神經；意識黏糊糊的，因為李世真的一舉一動被搗亂得不成模樣，跟Alpha舔咬著耳廓的濕軟一起，攪成五彩斑斕的一團在眼底炸裂。

她失去了意識。

(SP#1)

徐伊景走的翌日下午，李世真沒有去送機。

哭哭啼啼的離別沒有意義。

畢竟光是事後的清晨在對方身上聞到自己的氣味，這件事已讓李世真足夠愉悅。

唯一困擾地大概只有幾天後，在與卓見面時，同樣身為Alpha的保鑣在李世真走近的當下，猶如訓練精良的獵犬似抽著鼻子嗅了嗅。

「我以為妳跟代表在一起了。」

不知向誰學會了八卦技能的保鑣這麼說道，同時露出了困惑又責備的警戒表情，「這是哪來的野Omega的味道？」

不，這不是哪個野Omega的味道。

和相對無言的趙理事交換了一個尷尬的眼神，李世真默默在心裡對遲鈍到不行的卓這麼說，是你家代表的味道。

(SP#2)

孫瑪麗的酒量其實沒那麼差。

準確來說，她是醒得很快的那類人。

所以在走出Pub、準備前往畫廊的途中，她早已經酒醒地七七八八。

儘管心裡格外畏懼徐伊景，但是既然已經答應了李世真要過去，就絕對不能食言。

這麼想著的孫瑪麗，在硬著頭皮等待代駕司機的同時，注意到對街閃爍著霓虹燈光的超商，腦中頓時靈光一閃。

即便如何睚眦必報，徐伊景想必也不會隨便對一個醉鬼出手吧？再說她明天就要去日本了！天高地遠還隔了一個海！

聰明的孫瑪麗決定來次借酒裝瘋。

無視號誌地橫越馬路，闖進對街超商，拎著提籃的孫瑪麗一邊搜刮著超商販賣的燒酒、啤酒與可樂，一邊哼著不成調的歌詞，卻在經過前帳區的衛生用品時，蹬蹬著收回腳步。

——喔齁？

她像是突然想起什麼的挑起眉，聽說離別前夕很容易那什麼？摸了摸光滑的下巴，孫瑪麗露出了惡作劇般的笑容，隨手撿起一個繪著兔子圖案的小盒子扔進提籃。

雖然聽說同性別的Alpha間懷孕機率很低，豪邁刷卡結帳的富二代Beta這麼想道，不過安全性行為還是很重要的。

畢竟她也不想這麼快當上朋友肚裡孩子的乾媽。